

美是内心的自洽



□冯笑莹

央视大剧《以美之名》由姚晨、贾静雯领衔主演，首次将镜头对准医美整形行业，既撕开了行业的肌理，又缝合了对“美”的撕裂认知。

《以美之名》最独特之处，在于它摒弃了传统医疗剧的“悬浮感”。剧集开篇便以一场“面部肿瘤全切手术”的争议点燃剧情：先天畸形的女孩因容貌饱受歧视，医生乔杨（姚晨饰）力排众议选择高风险的全切方案，认为“毁容的刀子比流言的刀子更锋利”。

当大多数职场剧还在上演“闺蜜互撕”或“霸总救赎”时，《以美之名》贡献了一对“宿敌式拍档”。乔杨与周静雯在剧中因一场医疗事故结怨十年，却在医美医院重逢后被迫合作。姚晨饰演的乔杨是理想主义者，坚持“整形是为了修复人生”；贾静雯饰演的周静雯则是现实派，信奉“美是竞争力的第一张牌”。两人从互怼到共情的过程，被网友戏称为“职场版《史密斯夫妇》”。

这对角色的成功，源于编剧对女性关系的深刻洞察。她们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竞争或互助，而是“世界上另一个自己”的镜像投射：乔杨为患者争取手术机会时，周静雯在背后疏通医院关系；周静雯被患者家属砸鸡蛋时，乔杨默默递上纸巾。正如编剧所言：“她们是共生体，恨比爱更长久，但也比爱更懂彼此。”

姚晨与贾静雯的对手戏堪称“教科书级飙戏”。一场“灵堂对峙”的戏份中，乔杨得知周静雯隐瞒医疗事故真相，愤怒与失望交织的眼神如刀锋

般刺出屏幕；而周静雯颤抖着说出“我只是想救人”时，泛红的眼眶让观众瞬间破防。两人在手术室外的互动更显细腻：乔杨啃着冷包子修改方案，周静雯偷偷塞给她保温杯；周静雯因经营压力崩溃大哭，乔杨用一句“哭完记得擦口红”轻巧化解……这种“冷硬外壳包裹柔软内核”的演绎，让职场女性形象摆脱了“女强人”的刻板标签。

而配角阵容同样亮眼。袁弘饰演的中医师秦归，以“气血通了，心气就顺了”的金句成为观众心中的“治愈担当”；侯雯元饰演的年轻医生，则将职场新人的莽撞与热血拿捏得恰到好处。就连群演也充满生活质感：求美者面诊时攥紧衣角的忐忑、家属签同意书时颤抖的笔迹，都让观众发出太真实的感叹。

真实的呈现，来自于创作团队的精益求精。编剧团队在创作前期深入北京多所医院的整形科室，跟踪面诊、手术全流程，甚至与因家暴毁容的患者面对面交流。剧中出现的“被烧伤的舞者渴望重返舞台”“因职场歧视选择削骨的白领”等案例，均取材自真实事件。导演李少飞用近乎纪录片的的手法拍摄手术场景：无影灯下的血肉组织、患者麻醉前的颤抖手指、医生额头的细密汗珠……冷冽的镜头语言下，医美不再是“变美捷径”，而是一场场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战役。

为还原医美行业全貌，剧组搭建了1:1复刻的整形手术室，连器械型号都与三甲医院同步。美术指导透露：“手术灯的角度、消毒水的味道甚至

护士推车的速度都经过严格校准。”剧中出现的病例档案、医学论文甚至患者术后护理手册，均由专业医生逐字审核。

视觉风格上，导演采用冷暖色调的强烈对比：手术室的冷蓝光象征理性的医学世界，而休息区的暖黄光则映射人性的温度。这种设计在“家暴女孩整容”的经典场景中达到高潮：当女孩揭开纱布看到新面容时，镜头从冷色调的手术台缓缓转向窗外阳光，隐喻“从创伤走向重生”。

《以美之名》的野心不止于讲好故事，更在于解剖“病灶”。剧中借角色之口抛出尖锐问题：“当00后求职者60%考虑微调，这是自由选择还是容貌PUA？”“通过‘因秃顶自杀的程序员’“为取悦男友贷款整容的大学生”等案例，剧集揭示了医美行业背后的资本操控与社会焦虑。

但这部剧并非一味批判。当先天畸形的女孩术后第一次自信微笑，当烧伤患者戴上舞鞋重新旋转，观众看到的不仅是外在的改变，更是“美作为生存尊严”的深刻命题。正如编剧所言：“真正的美是内心的自洽，是热爱自己的选择。”

《以美之名》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剖开了医美行业的肌理，也缝合了观众对“美”的认知裂痕。它告诉我们：整形刀可以雕刻面容，但唯有勇气能重塑灵魂；追求美的路上，最大的手术或许是学会与不完美的自己和解。当片尾曲响起时，弹幕飘过一行字：“谢谢这部剧，让我有勇气素颜出门。”——这或许就是对一部医疗剧最高的褒奖。



天天娱评

□胡婷

电影《此心安处》(《Here》)上映，这部电影在拍摄上“大道至简”，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画面采用固定镜头拍摄，在同一间房子的同一个地方，布置下同一景别的镜头，拍摄生活在其间的人们，展现他们的欢欣与悲伤、得意与失落，以及他们生儿育女、婚丧嫁娶的世俗生活。在剪辑上，电影通过情景、对话、景别等要素的某种相似性巧妙转场，利用拼贴画的方式不断地更换房间内饰和人物生活，演绎出一幅幅充实的生活图景。

电影记录了一间房间在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里发生的事，它在表现人生的纷繁主题上拥有巨大的能量，但由于电影带有实验艺术性质的拍摄手法，以及没有清晰线索的情节、没有故事聚焦的叙事，在上映之后引发了一些争议：有人说看了一部房间装修电影，有人说内容平庸只剩形式新颖，有人对于电影不断切换的场景感到抓狂，说看不懂电影究竟想要表达什么……种种感受的存在都是合理的，事实上，电影在不到两个小时里，用各种画面的拼接营造了一种时间飞速流逝的假象，展现出几乎可以延伸至整个人类的将近一个世纪的生活。这样的宏大目标注定打破线性时间，留下不连贯的叙事和不明显的主角。

谁是主角？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如果用叙事篇幅进行划分，可以找到一个被讲述的主要对象，但在永恒奔涌的时间里，没有人是主角。因此真正

“此处”的幽微与万千

重要的不是电影讲述了谁的生活，而是人们正在进行怎样的生活，以及不同的人拥有哪些相似的生活。

镜头永远在角落里观察着人们的一举一动，和时间一样冷静而残忍，它们的任务就是切换和流逝，而绝不为了任何人做任何停留。电影用这种手法表现具体人的具体生活，一种难以预演的、不容矫饰的、也终究会过去的的生活。电影所呈现的每一个场景和对话，精心安排也好，妙手偶得也好，矫揉造作也好，浑然天成也好，都致力于向观众展现“生活”本身。从年复一年圣诞节人们的团聚、歌唱、欢笑和怀念里，从生老病死的轮回和平安或意外到来的瞬间里，从玛格丽特五十岁生日上对自己未曾到达的生活充满悔意的眼神里，从家庭合影里和盖尔举起老式相机闪烁的灯光里……电影的一切，都是普通人泛着银光的、热切的、熙攘的生活。在这里有聒噪的、喧闹的、歇斯底里的时间，又有宁静的、安心的、无所事事的时间。无论在哪儿，人们都是这样度过自己的日子，但现实的生活总是比电影表现的生活更加具体。现实中人们总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线性地、事无巨细地、一镜到底地生活。

窗外一成不变的风景证明电影中出现的是一间房间，但室内的场景不断地发生变化。除了电影主要讲述的盖尔和罗斯夫妇以及他们的儿子理查德一家的故事之外，还有发明折叠椅的夫妇、教小男孩如何应对交警的夫妇、给十六岁男孩庆生的一

家人……这些相互陌生的人们肤色不同，生活的时代不同，所做的事情不同，但他们都生活在这间房子里，体验着相似的情感，联系着背后的庞大时代。因此电影在描绘生活的面貌之外，还涉及了一种哲学性质的探讨。这间房间不是某个地点的某个特定空间，而是一个拥有极大共通性和普适性的概念，是从古至今人类所居住空间的巨大隐喻。在这样的空间里，人们讨论的内容、经历的情感、产生的关系，都让电影达成极致的广阔，又极为熨帖地呈现出生活的面貌。人们的年龄都在增长，身边的关系也在变化，从身边是幼年的兄弟姐妹和忙碌的父母，到身边是成熟的妻子丈夫和幼小的儿女，再到身边是年迈的父母和离家的孩子，生活一直在重复中产生变化。无论是谁，都经历着这种相似的变化和变化本身，但表现出来，他们的生活又有着各种具体的面貌，不同的家具摆放、装修风格、房间色彩、灯光明暗……可以说一种空间就能代表一种生活，这就是电影在单一空间里呈现出的幽微与万千。

电影用这一间房子来探讨人与空间的关系，同一间房子由不同人居住，就拥有了不同的样子，而生活在房间里的人们，特定空间也留存在他们的记忆里，因此，人和空间是相互塑造的。而后电影通过在这间房间里年华老去的人物，去探讨人和时间的关系。也就是在横向展现之后，电影还有一层纵向的展现。从理查德、玛格丽特夫妇二人的老年生活和最后的对白中，电影告诉人们，生活的



本质是一种经历，人生没有真正的终点，脑海中时而浮现的“未来的美好”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人总是生活在当下，当下的生活就是生活的全部模样。

玛格丽特在过五十岁生日时，她为培养出一个律师女儿而骄傲，可是那不是她的人生。她曾经也希望能成为一名律师，但终究没有实现，而她最大的遗憾就是拖延了太久，“我从来没有去过春天的巴黎，我从来没有在黄石公园过夜……”因为总是有各种理由，总是存在一个又一个明天和明年。可是，那些在之前没有完成的事情，最终达成时，她只能用经历过一生琐碎时光的感官去看世界上的新鲜东西，而没有在感受最热烈、感官最灵敏的时候去看她想要看的世界，这对她而言是无解的遗憾。史铁生曾说，他要把自

己的忠贞、热情、好奇心和爱浪费在这个世界上，把一副空壳留给死亡。这也是电影想要向人们传达的、对待终将消逝的时间的态度，就是生活在当下，生活在此处，在此处感到心安，在当下感到充盈，好好珍惜当下和此处，让流逝的事物的价值从现在就发挥出来。

生命是一场盛大的冒险，时间和空间是纵横交亘在生命里的两个坐标。电影《此心安处》将横坐标固定，带来了一个封印人类生命的时间标本。但像纪录片《浮生一日》这样的作品，又把纵坐标固定，在一天内极尽收集地球上各个地点的人所过的生活，这又形成了封印人类差异性的空间标本。“你的光阴就是你的十四行诗”，在光阴里看到生命的轮廓，在原野中看到世界的多彩，这便是两类电影的意义所在。